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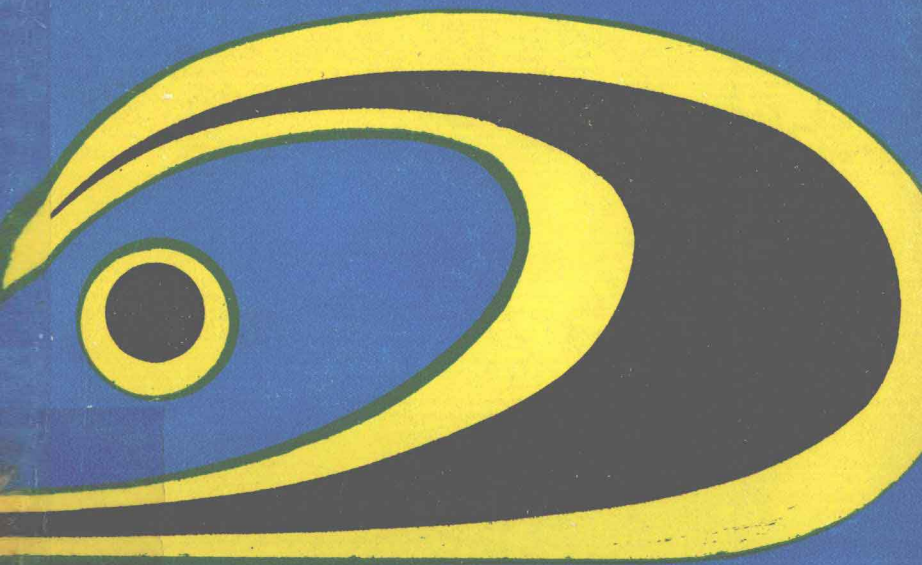
弄潮集

上官纓丁 冰

云 章北 马

沙金成 刘乃季

杨连生 相宝迎



弄潮集

上官纓 丁 冰 云 章 北 马 著
沙金成 刘乃季 相宝迎 杨连生

沙金成 编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弄 潮 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日报社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插页2 122,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统一书号10091.1101 定价: 1.30元

序

锡 金

因为接受了任务，我花费整两天时间——当然其中还插进了些别的事——一口气读完了《弄潮集》里的八十篇杂文。发现自己原来正在干着一件要挨骂的事。

试读本编的第17篇丁冰同志的《文坛“三癖”析》罢，当中不是明明引了前人之言，在讥评“人之过在好为人序”吗？然则，我是否已经落进了“不大自重”的“恶癖”里，抑或“为了更有名”而也“极愿意给人家作序”起来了呢？我看，丁冰同志所提到的情况，客观上是有，完全应该反对的；然而事情有时也未必完全都一样。

记得自己第一次为人作序，那是1938年末我初回已成为“孤岛”的上海，有一家私人办的“潮锋出版社”来找我，要我给他们准备出版的《列宁画传》写一篇序。那本书的原版是美国出版的，原编绘者美国人的名姓我已经忘了，中译者那时我并不认识的段洛夫同志。所以要加一篇序言，那是为了要给那时帝国主义者租界的“工部局警务处”送审，争取能公开发行的缘故。要写这篇序，措词是很费斟酌的；但为了求得其事的实现，我也勉为其难地干了。记得是煞费苦心地避重就轻，就力所能及地讲了一些西方绘画、蚀刻和版画的关系——因为那本书的插图都是版画，而看上去却很象是钢笔画的缘故。——也不顾别人要说我喧宾夺主了。终于是得到蒙混过关而出版了；出版社只送了我不多几本样本，并未给我稿费。这本蓝皮16开横揭薄册式米色道林纸印的《画传》后来在东北师大的图书馆中还

见到过，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如果还有，倒想我来看看那时写了什么。1949年建国前在沈阳遇见了段洛夫同志，我还向他道了歉，他却向我道了谢。我只是考虑了事情的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不要去哄骗人让读者上当，敢说其中没有什么名利打算。

近年来，为了一位“史无前例”中不幸遇难的前辈和故友的遗集要在两处出版，我还受他的遗属的嘱托，为它分别写了两篇万言长序。一写而继之再写，余岂“好为人序”也哉？有责而不敢旁贷故也！

吉林省的杂文写作由于新闻事业原来比较发达，本有一定基础，其作者尤以聚集在长春者为多。去年夏秋间，市里和省里都先后成立了杂文研究学会。因为我和其中一部分同志熟识，所以两个学会的成立大会都应邀去参加了。写作活动，确实是组织起来要比个体经营为好，个体经营的话，写杂文会凭“灵感”来发动，写不写由己，怎么写随便，一切处于“自发”的状态；组织起来以后，成了一个集体，就有了互相促进和互相切磋的机会，可以使杂文得到愈益精纯、更加锐利的长进。所以在长春市的学会一经成立之后，报刊上的杂文即呈现出活跃的气象，而在半年之后，它的第一本合集也就以宏亮的啼声呱呱问世了。这一部合集的作者是八人，这又不免使我想起一些难忘的往事来。

记得也就是在1938到39年之间，由于阿英（钱杏邨）同志的发动，“孤岛”上出现过一次要不要杂文的论争，参加者达数十人之多。——当时我尚未回上海，没有参加。——这场论争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期刊叫《鲁迅风》，团结了许多杂文作者，坚持了杂文的阵地。他们接着出版了一本合集名《边鼓集》，以后还出了别的集子。他们的前期主要作者，恰巧也是八人；他们是：巴人（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石灵、周黎庵、金性尧，最后又加上一个孔另境。其中除周黎庵外，七人都和我相识。他们之间有切磋，也有争论，因之后来也有分化，但是从杂文的振兴和发展来说，我以为是起了巨大作用，有其历史的功绩的。我之所以想起这点，是希望我们长

春市的“八贤”也能起同样的作用，把长春市的杂文振兴起来并能加以推进，所谓一同前进。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其中必然会有些推挽，有推挽也就免不了有挣扎，有挣扎也免不了会发生分化。分化也没有什么可怕，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好象是所谓“没办法的事”，其实总的还是由人的秉性和客观形势所决定。这分化了的“孤岛八贤”，最后不都还是走到同一条道上来了吗？

我是喜欢读杂文的，因为诚如鲁迅所说，它在“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①说得真好啊！但我也以为不仅如此，对于有益的事物，也还须要我们去发扬，甚至在它的困蹇之中加以声援。在这本集子里，我们已经欣然地听到了如此的从遥远的山谷之中传来的受然的足音。杂文之为杂文，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作法和程式，故而遇有感触，谁都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写出来，究竟是好或不好，最终还是要由思想认识的高低和深浅来取胜。本集收文八十篇，其中挾取了以“南郭先生”的故事为主题者共有四篇之多；在作者八人之中，不约而同地选了此题者竟占了半数，可见所反映的情况在今日的受到人们的关心。谁写得最好呢？我看是可以由读者各自的见仁和见智的不同而加以品评。卖瓜的总说瓜甜，其实，每个瓜总不会有同样的甜度，西瓜和香瓜也从来不会有同样的甜品。我敢说。这本集子决不是尽善尽美的“模范文选”；换句话说，它也决不是什么“样板”。——当我最近看到一出电视连续剧中听到配上一段“样板戏”作了衬托音乐时，很引起了我的—阵会心（请原谅，我突然有意避开了“反思”这个很时髦的词儿）的苦笑。——我以为，这本集子的好处，或者说是最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的例子，可以探求其各自的得失，找到改进和提高的途径。要求尽善尽美，这本来是一种极其应该有的善良愿望，而且据说这也是我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极致，却也是根本不可能立时达到的。唯有能不断发现缺陷，才有可能向更加完善和精美靠近。古人有云，“不积半步，无以致千里。”②我们若是有了半步以至于许多

步，那也就是离开千里越来越近了。

我还想谈一谈这个集子的名字。近来我们时常从电视荧屏上能见到一种对外国说来也是新颖的体育项目，叫做“冲浪”，很引起大家的兴趣。想来也许在我国的体育运动中不久就会添加这项很好的新项目，让我国的体育健儿向全世界大显身手的。因为这也是我国的水上运动的原有项目，不过它的名字却叫做“弄潮”而已。——这也象足球和篮球之在我国，古代就有“蹴鞠”和“击鞠”一样，当然，它们的用具、比赛方法以及规则是会有许多不同的。——关于这种“弄潮”的技艺，我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述，是从南宋末年钱塘（杭州）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可以推论，至晚在七百多年前，我国已有很多水上健儿能够在激浪奔涛之上，表演其精湛的功夫了。本来想抄引一段书，可是借不到，也就算了。

好在我自己还目见过一次，虽然已经事隔半个世纪以上，但还有依稀的记忆。那年我大约八九岁，随同姨父母和母亲从杭州到海宁去观看每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③。大人约束着我不许乱跑，所以只能在海塘上观望。只见江上有一线象山峰般鼓动着的潮头推来，岸边就有几只没有顶篷的平板小船迎潮而去；船上有好几个光赤着身体的人，其中有手持着长竿的，似乎要用它保持平衡或打捞什么。潮头吼叫着推进了，小船逆潮腾踊而上，当它跃登了潮顶时，倏忽间船上就有人直立着跳进了波峰的沤沫之中，小船随着潮头略一低昂就平泻而过，水里的人也离船不远，纷纷爬上并未倾覆的船来，鹤立合掌而作出种种英武而豪壮的姿势，——其中就有“童子拜观音”和“雄鹰展翅”罢？——这时，海塘上好象还有锣鼓喧天，为他们助威，这似乎和我后来在《梦粱录》中读到的有些不太一样，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在1956年秋天，全国总工会组织北方作家南下旅行，重过杭州。恰又遇上大潮之期，宋云彬同志特意陪同我们去海宁观潮。我很想再看一次弄潮儿的雄姿，可是云彬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近年已经好久没有这种表演了。我很有点怅惘，好象觉得那年的潮头也比幼年所见的低了许多。

我们古人把“弄潮”看成为一种“戏弄”，但我认为，它实在是反应灵敏和体魄强壮的很好的锻炼。我期望同志们也不要把杂文仅仅看成是一种舞文弄墨的消遣，却要努力向观察敏锐和思想深邃的方面提高，使杂文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文学效应来。

1987年2月16日，拔牙之后。

①《且介亭杂文·序言》。

②《荀子·劝学》，原作“跬步”或“跬步”，因求通俗，就原义改为“半步”。

③钱塘江入海口因受南北两岸有山夹峙的影响，来潮时形成特大的海潮，蔚成世界著名的奇观。当地人以为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生日”，故每年以此日的潮为最高。其实潮汐的发生由于日月的曳引，似应以十五日为最高，其所以延至十八日者，说者以为与每日的最高气温在下午二时差不多。

目 录

序.....	锡金	1
--------	----	---

上官纓:

杂感之感.....	1
新风堪颂.....	4
且说“狂士”.....	6
华威先生的幽灵.....	8
生命的须臾之间.....	10
笑不起来的“笑话”.....	12
还请笔下留情.....	14
忽然想到.....	16
“棒子手”新解.....	18
武侠小说纵横谈.....	20

丁冰:

“顺情”未必“达理”.....	23
略谈朋友种种.....	26
需要引亢高歌的“老调子”.....	28
“望子成?”.....	31
物可玩,志不可丧.....	33
其意不在公务,在乎山水之间也.....	35

文坛“三癖”析	37
杂文要繁荣 气氛要宽松	39
杂文不是无情物	41
“门神”的面孔与机关的作风	43

云章:

语言的温度	46
贡献乎? 索取乎?	49
有污“君子”美誉	51
南郭先生与“包”	53
笑谈“比懒”	55
我怀疑是“刁买人心”	57
从“相轻”到“相捧”	59
说“拍”	61
崇侈靡尚非其时	63
治治“破坏癖”	65

北马:

事业是爱情的基础	67
舞会·离婚及其他	70
死于酒盅	72
“候鸟型”干部	74
“程七奶奶骂皇帝”刍议	76
止讹之术在乎识断	78
人过世后犯下的“错误”	80
“烙饼”不如“微调”	82
从包公铡陈世美谈起	84
掩帐问病与穿“比基尼”泳装	87

沙金成:

可吊不可贺.....	89
莫以成败论英雄.....	92
谢谢! 优秀歌曲的选民们.....	94
“婆婆”原是请来的.....	96
我为马季难过.....	98
“保护典型”质疑.....	100
向童自荣进一言.....	102
给旧书摊一席之地.....	104
话说“琼瑶热”.....	106
新一年, 新观念.....	108

刘乃季:

就一则笑话说开去.....	110
美, 也有“度”.....	114
莫道身边无春风.....	116
清汤和假鱼.....	118
“符”和“汤药”.....	120
尿盆啥味儿?	122
潮水的联想.....	124
勿以一眚掩大德.....	126
只因“唐僧”没文凭.....	128
“饮鸩止渴”与“射稽之讴”.....	130

相宝迎:

大雁飞向温暖处.....	133
“以知识招待客人”.....	136
从寇准看“装老症”.....	138

摔跟头、撞车及其他.....	140
说“难”.....	142
狐臭药水与贵妃腋下香露.....	144
南郭先生改行.....	146
李白是“诗仙”还是“酒鬼”？.....	148
“一变又是绝活儿”.....	150
不怕制度怕部长.....	152
杨连生：	
聪明与糊涂的随想.....	154
谁的澎湖湾？.....	157
从张牙舞爪一太郎说起.....	159
“黑报”记者与“一毛”.....	161
南郭先生的可爱之处.....	163
假若那第一个是.....	165
有感于不成立“男联”.....	167
鼠肉引起的思索.....	169
由武松打虎想到的.....	171
“龟兔赛”新论.....	173

上官纓



杂文，常被某些高雅人士所侧目，杂文作者也被讥为文丐。但均未能遏止我对杂文的深切爱好，1956年开笔涂鸦，迄今已三十载有余。虽垂垂将老，仍是：屡遭风霜终不悔，愿为此道尽绵薄。

为艺术上能不断得到充实，工作之余一编在手，前辈华章悉心拜读。鲁迅、唐弢、柯灵、夏衍，以至那位为杂文而殒命的马南邨，都使我感到杂文并非是小道，高山仰止，不可企近。

因此，每有杂文小作，区区千字，亦力不敢稍懈，所谓写小文章用大气力也！此固低能之表现，却是不忘艺术之探求：熔知识、趣味、文采为一炉，鞭策自己的杂文写作，图能有所长进。



杂感之感

杂感，是由电视镜头所引起的——我们从九月十二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了这样的镜头：北京百货大楼前面，人群熙熙攘攘，流线型的新式轿车排列成行，奇怪的是乘客并非是什么外宾或高级干部；而是一些前来逛商店的男女老少！解说词引人深思地向观众发问：在我们的国家里，私人是不会有小汽车的，那么这些车都是谁的？乘客又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觉得这组电视镜头新颖别致，大胆辛辣，敢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使观众耳目一新，有“先得我心”之感。它是当今社会歪风邪气的一个缩影，真实地记录了某些“特权人物”的行径。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奋发图治，而是利用党所给予的权力和条件，营私肥己。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子贵妻荣。

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只是反映出一个小小的侧面，同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相比，还是不得不退避三舍，略有逊色的。此种例子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一个握有重权的大人物，在城市住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四年内共换了七次新房。房间越换越大，条件越来越好，每次乔迁之喜过后，旧房分别转让给儿子、女儿、小舅子、小姨子、妻侄、

表侄；最后无人可让在那里空闲着，留给尚未订婚的小儿子结婚用。小儿子突然福至心灵，觉得是大好的生财之道，就转手渔利、高价出租，并附加条件为：五百元以上的保证金，还要代换地板，代砌红砖围墙等等，名目繁多，让人望而生畏，望“房”兴叹……

这样，享有特权的人物，虽然在那里自得其乐地大搞特权，殊不知早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群众的老爷，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人民群众在惋惜，慨叹着，革命的优良传统哪里去了？

这样，享有特权的人物，从一己私利出发，用合法的外衣掩盖，实则是变相的巧取豪夺。亦即俗语所说：“大盗不操矛戈”也！

我们盼望这些热衷于特权的同志，能够幡然悔悟，缩短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多想想国家，多想想人民，多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真正能够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否则就要象齐白石先生在《不倒翁》的题画诗上说的那样：“乌衣纱帽俨然官，推倒原来泥半团；愤怒一拳打将去，通身何处有心肝。”将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

新 风 堪 颂

据报载：二月一日下午，在北京崇文区护城河畔，有一名女孩失足落水，经众人奋力抢救，女孩吴爱莉得以生还。两名工人高云涛、田继跃，却为此而不幸牺牲了。巨大的悲痛压在亲人们的心头，也使广大群众悲恸不已！可是两位工人同志的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精神更值得称颂，需要蔚成新的风气。

见义勇为，济人危难，是我们中国人民历来作人的风骨，古往今来佳话流传，不胜枚举。即或是在今天，这也是一种社会新风，应该大大提倡，并身体力行之。十年浩劫，一切社会公德被践踏，致使有些人私字冒尖，怕字当头，遇事“睁一眼来闭一眼”，尽量“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路见不平噤若寒蝉者有之，见死不救者也有之，在一旁围观还说上几句奚落话者更有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坏的社会风气，正不压邪，好人怕坏人，正气不能伸张，邪气越来越上升。

高云涛、田继跃二同志的忘我精神，就是一面光芒四射的鉴镜，我们都应该从中照一照自己。因而就能够一切无所畏惧。高云涛默默地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老工人田继跃在瞑目前还想的是：救活孩子，自己死而无憾了！首先想到

的是别人，还表现在事件发作之后的一些情况。落水儿童的母亲程玉兰听到消息，没有首先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遇难者家属也首先是宽慰孩子的父母，互相关怀，互相扶持，共同支撑着哀痛。这种新的风尚，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感人至深啊！

对待社会生活，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还是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这是检验一个人风格的试金石，也是看待一个人世界观的分水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血与水是不能相容的。也许会有人认为，高、田二位同志是“傻子”，是“多管闲事”，而自己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的实践者。倘若我们都变成了这一类人，祖国的前途、命运则可想而知了！

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这是多么美好的心灵啊！人对人肝胆相照，人为人侠义可风，蔚成新的社会风气，此种新风不是大堪一颂吗？

致

1981.3.8